2026年10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季春红 投稿邮箱：wlsk@zgkpw.org.cn
科普时报

临危受命，破局科幻出版发展之路

□ 杨 潇

我的科幻之路 14
栏目主持人 董仁威

我本是北航遥测遥控专业出身，毕业后成为一名工厂助理工程师。日复一日的机械调试工作，安稳却枯燥，让热爱文字与想象的我满心不甘。

一次偶然机会，我读到《科学文艺》杂志，其科学与文艺交融的办刊理念深深吸引了我。恰逢杂志社招聘有工科背景和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复合型编辑，我凭借专业学历和发表的散文成功应聘，就此踏入陌生的科幻出版领域。

临危受命，绝境中守住科幻火种

1984年，在我入职4年之际，《科学文艺》陷入生死危机。杂志发行量从创刊时的22万册暴跌至7万册，经营举步维艰，编辑部濒临解散。

看到这本幸存的科幻科普刊物即将消失，我们一群年轻编辑满心不舍、毅然坚守，决计按照上级要求：自己组阁、自谋出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时资历尚浅、孩子还不满一岁的我，意外地被同事们推选担当主编重任。

起初我十分犹豫，但科幻作家童恩正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做二三流作家，还是成就一流事业？我下定决心迎难而上。

接手编辑部后，我发现单位账面资金微薄、工资难以为继。于是，我领着大家放下身段，革故鼎新。我们发挥编辑特长，策划出版了一些贴合市场需求的图书，例如《晚安故事365》等，先期为《科学文艺》挣得了几笔“续命钱”。



人物名片

杨潇，《科幻世界》杂志社首任社长。在职期间，她带领团队实现杂志月销量从600册增至40万册，推选出刘慈欣、王晋康等作家群体，并创立中国科幻银河奖。2019年获中国科幻银河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凭借《仰望星空：我亲历的中国科幻》获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年度非虚构作品金奖。

破局探索，深耕行业培育沃土

生存危机暂时化解，但杂志依旧面临稿荒、定位模糊、认可度低等诸多难题。

为破解行业困境，我们不断激励创作、挖掘新人。1986年，科幻小说银河奖创立。它以浩瀚星空、广袤银河为名，表明了我们的远大志向，并寄托了对科幻事业的美好期许。为了拓展中国科幻作家队伍和深耕中国科幻作品，我们延续数十年坚持举办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还创办了《校园科幻》，从中小学生抓起，培养中国科幻生力军。我们走出国门，引进国外优秀科幻作品，开拓编辑们的国际视野，同时进一步明晰了以优秀的科幻小说为立刊之本。

1991年是杂志的命运转折点。《科学文艺》正式更名《科幻世界》，并成功承办成都世界科幻年会，斩获全球最佳期刊荣誉。

坚守初心，见证科幻盛世绽放

彻底变革迈出的第一步，是摒弃传统邮局发行模式，首创期刊自办发行，并深入校园调研读者需求，精准锁定青少年读者群体，针对性地改版以优化内容。

1993年，杂志改版后发行量大幅攀升，从数千册跃升至3.2万册，1997年突破25万册，2000年达到近40万册的历史峰值，成为全球发行量第一的科幻杂志、引领行业的科幻标杆。

数十年深耕科幻出版，我始终坚信，科幻是滋养想象力、培育创新力的沃土。我们坚守初心、持续深耕，不仅孵化出一代代优秀科幻作家，更搭建起中国科幻产业的基石，让成都获评“中国科幻之都”。2023年，成都再次举办世界科幻大会，三代科幻人的接力追梦终成圆满。

未来，我依旧愿做星空守望者，见证中国科幻奔赴更远的星辰大海。

读解刘慈欣的宇宙视界

□ 尹传红

科学随想 338

河南罗山，一个7岁的小男孩在池塘边抬头看见夜空里移动的星光——那是1970年东方红一号。50年后，那个男孩用《三体》照亮了整个世界。刘慈欣的星空记忆，几乎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最浪漫的注脚。

近日，董仁威、董晶合著的《宇宙观察者——刘慈欣及〈三体〉的成功之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董仁威自2012年发表《中国科幻第一人——刘慈欣评传》以来，十余年持续追踪、反复访谈的结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2026年重点扶持作品。全书10万多字，堪称迄今为止对刘慈欣个人成长与创作历程披露最为详尽的传记文学著作。

《三体》的成功早已是世界级现象，但《三体》为什么这样火，连刘慈欣本人也说不清。他在德国对记者坦言：写书时还在山西娘子关电厂当工程师，业余码字，根本没想到有一天外国人会读到它。董仁威试图回答这个谜题，而这本书给出的核心答案，是一个首次系统提出的理论建构——“刘慈欣自然主义科幻观”。

在刘慈欣的笔下，宇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不是万物的尺度，道德与情感也不是丈量星空的唯一尺子。冷酷的物理法则、宏大的时空尺度，构成了他作品中最坚硬的底色。正如科幻学者吴岩在书序中所言，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试图回答“为什么”，同时激发更多的“为什么”。而科幻学者宋明炜则敏锐地指出，书中最具洞察力的部分，是对《三体》现象级爆红背后深层密码的层层剥开——从工程师的工业基因与宇宙史诗重构，到互联网精英推波助澜的跨界破圈，再到主流文学界对科幻哲学深度的被迫重新审视。

但董仁威真正的理论贡献不止于此。他发现：刘慈欣将人文关怀放到了无垠宇宙的背景下去重新考量。这种“自然主义科幻观”，把人文关怀从地球尺度的温情叙事中抽离出来，推向黑洞视界，推向二向箔降临的瞬间——当人类面对不可逆转的宇宙法则时，温情叙事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律的敬畏，以及对人类在浩瀚未知面前那份壮烈反抗与执着的敬畏。

这大概就是刘慈欣最迷人的地方——他用最冷酷的宇宙规律，写出了最烫人的命运感。一个守了20年电厂的工程师，在太行山下的灯影里，把业余时间全部押给了星空。当年池塘边那个7岁男孩抬头看见的光，50年后越过了近地轨道，越过了二向箔熄灭的维度，落进全世界读者的眼底，再没有暗下来。



《宇宙观察者——刘慈欣及〈三体〉的成功之路》，董仁威 董晶编著，作家出版社2026年10月第1版。 作者供图